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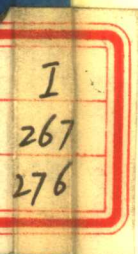
香港

王尚政

恋

王尚政散文集

恋
——王尚政散文集



以徑出版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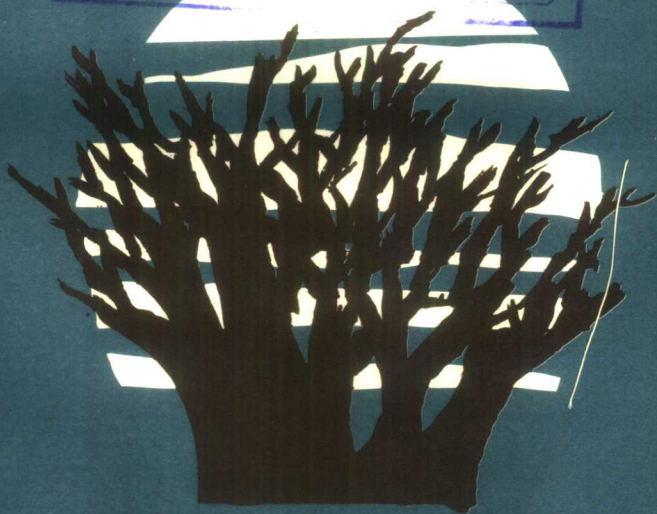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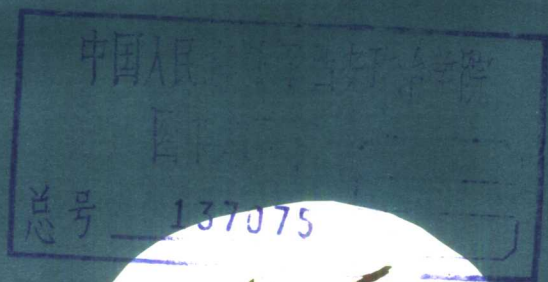


恋

香港

王尚政

王尚政散文集



恋——王尚政散文集 香港 王尚政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百花印刷厂印刷

787×960 $\frac{1}{32}$ ·5·83,000

1989年1月第1版 1989年第1次印刷
ISBN 7-5057-0108-8/1·68 定价：1.80元

目 录

一个港方副董事长的自白	1
乡 情	8
家乡，在我的心处扩大……	15
厦门之恋	18
灯	22
单 独	27
花 歉	37
牙书叹	42
武夷纵横	55
谈理想的不可失落	60
自由的真谛	67
菲岛纪事(之一)	74
菲岛纪事(之二)	100
布吉岛的沉思	106
古老的都城	115

憎 恨	118
咒 诅	121
遥念故乡	124
给友人书	127
我们的车夫	130
凌晨电话	139
有情饮水饱	148

一个港方 副董事长的自白

历史老人是公正严肃的，却也无妨它有时开开玩笑，给我们严峻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和情趣。

鹭市(即厦门市。编者注)金市长近来常出公差，仆仆于东南亚一些国家之间。这一次路过香港，他热情恳切地约我会面，但他到底人生地不熟的，自是我去他的住处见他。

见面时，他满口称我老师。我愣了一下：“这个称呼不太合适吧？……这怕是历史的误会。”

“不，”他语气坚定地，“这是历史的事实。”

从他房间的窗子望出去，新建的傍海东区走廊上汽车一辆紧衔一辆，井然有序地在大海上飘过。这使我想起鹭市，想起当年兴建海上长堤之事。那时我是一个团总支的负责人，而他是这总支下的一个支部书记。大概只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吧，我便从那里调开，以后彼此间虽也常见面，但到底因工作变了，而渐少往来。更往后，我来到香港，自然就更疏远了。屈指

一算，往事已越三十几年！这次见面，他已是鹭市市长。他肯忙里拨出时间接见，已是不忘故人情了，但他还是这样尊重历史，越见得他的谦虚作风。我在欣慰之余，未免也感到一点赧颜。因为在他向我索取地址而读着我的名片的时候，他忍不住“噢”了一声，然后笑道：“……好嘛，好嘛。”我是深明这个“噢”的含意的，虽然我也相信他后面的赞许是真诚的。

历史开了一场玩笑，我这个向来不懂经商以至不屑经商的迂儒，却当起了鹭市一家合资公司的副董事长。道理也简单，孩子们在香港的生意做开了，想和家乡合资举办一家投资公司，要我出面说去。“这个公司搞好了，会有助于改变家乡面貌。爸爸不是常说要为家乡四化垒几块砖、铺一段路、留一点痕迹吗？”孩子们这么说，我能拒绝吗？以后顺理成章，我便被推为代表私方的副董事长，这个衔头便被印在名片上了。我想解释：这又是历史的误会，但这时金市长却来一个热情的倡议：“难得见面，咱们来拍一张照片吧。”他让我坐在中间，他自己和我太太分坐两旁，背景就是那高速飞驰着汽车的海上东区走廊。那位进进出出忙着、不断和市长耳语着什么的青年秘书，按下闪光灯，给我们拍下了这个历史性镜头。

我陡然觉得：一切解释都是不必要的了。社会主义的金市长和香港资本主义企业的董事

长是可以坐在一起继续交朋友的，并可立此存照。这一历史事实，我个人喜欢也好，不太高兴甚至有点小小悲哀也好，我终得承认：历史老人有时近乎开玩笑，但却是严肃无情地调换着人们的位子，赋予每个人以不同的职责。三十五年前，我出身于海外一个没落的商人家庭，本应是从商的，怎奈我不是做生意的脚色，又因多读了几年书，反要自命清高而看不起生意人。当时又正逢国家多难之秋，颇有点书生意气，便毅然回国走上参加革命之路。如今却是鬼使神差，叫我代表港方和国家合资做起生意了。这究竟是前进，还是倒退？是螺旋形的向上，还是简单的三十五年一个循环？是历史的戏剧性安排，抑是命运的无情嘲弄？

望着窗外东区走廊上飞驰的车辆，想到此时在我们脚底下的地层里，地下铁路正在掘进，伸延，往日东区的挤迫、混乱和无奈的等待已成过去，新的道路条条畅通，向着未来！联想到三十几年来的中国，尽管道路有崎岖，有曲折，历史的车轮不也正是这样在飞驰、在前进，在塑造着自己的新的形象吗？坐在这列车上的每一个人，不也正是在尽着自己职责的时候而塑造着自己吗？回答上面的问题其实并不需要多少思索，承认历史的事实，承认历史总是根据每个人的条件、时间、地点，赋予他以特殊使命。当市长也好，当工人农民也好，当董事

长也好，都看他自己能给历史写进去什么罢了。

但承认一件不是主观愿望企求的事实，并不是太容易的，或是躲躲闪闪，或是遮遮掩掩，或是勇敢地面对现实呢？——曾有过几次社交场合，人们在烟茶绕绕里互相交换名片，我却一再向朋友们道歉，说还没印好，或是忘记携带出来，虽然这时在我的衣袋里放着厚厚的一叠。

然而这不以人力为转移的历史事实，我终得承认它，并且也许我应该做到：无愧色地承认它……

金市长回去不久，我收到家乡寄来的一张邀请书，参加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10周年。在一座古铜的立像面前，我记起自己在海外M市读书的时候，就早闻名了这位爱国侨领：倡导华侨筹款支援抗日，不畏强暴，仆仆于重庆延安，而在那华侨抗日的热浪里，我也曾站在M市街头，宣传抵制日货，参加义卖捐献……往后我回国在陈老先生的家乡参加工作。一个蒙眬的清晨，我和朋友到海边散步，看见一个穿着灰色布衣的老人，拿着根拐杖，在一个堆着沙石、木材的学校工地上巡视着，不时和旁边的跟随人员亲切交谈着。朋友说，这就是那位人人传说在中南海向周总理要地瓜吃的陈嘉庚老先生……又往后，陈老先生的灵柩从北京

运回家乡，我在那千万人迎接灵柩的行列里好似又一次认识了先生！

我站在古铜雕像的面前，瞻望这位黄梨、橡胶商人，这位当年曾任过几家厂商的董事、经理，我忽然自问：这位既不懂枪杆子、也不懂当代科学专业的南国一华侨，是凭着什么活在自己和众多的人们心中？他是怎样在上帝分配给他的职责里写下了自己的历史呢？

参加纪念活动过后的一天，合资公司的公方董事长来看我，提出一个建议，要我以港方副董事长的名义，请市里一些首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吃一顿便饭。我先是敬谢不迭。但他们已把请帖拟好，而且暗示这是我应份为公司出力的。

为了正名吧，也为了承认这一段历史的事实吧，我同意了，还在请帖的名单上多写下我的一些老同事和老朋友的名字。

宴会在鹭市宾馆举行，书记、市长、同事和老朋友们欢聚一堂，因公事未能来的金市长，还让书记捎话来告歉，这在在使我感动。第一道菜上来了，我竟端坐着不懂如何开始，还是坐在身旁的书记肘碰肘地提醒我向大家祝酒。我举起杯，蓦地记起王安石示长安君诗的两句：

草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我说：八十年代的鹭市宾馆，琉璃灯明火

亮，杯碰杯来盘接盘，还有身穿礼服的港式招待员为客人们夹菜分羹呢，但欢聚的主旨则还是一样：交谈切磋，漫话平生，还不可避免的要谈点生意经，讲究一点价值、利润的东西吧，这怕是这个时代宴会的新色彩吧。

大家都笑了，书记评论我的祝酒辞是亦文亦商。不管怎么说，豁出去了，倒有点痛快。我想，我便是这样正了名，亮了相的，事情便也好似了结了。然而，我终于记起了要紧的一条，我放下酒杯，隔着席桌对坐在那边的儿子们说：“随你们去做生意、去赚钱吧，但要紧记一项：不能做奸商，不能挖祖国的墙脚！不要往你们父亲的脸上抹黑！”

眼前闪光灯一亮再亮，我已全无介意。我心里说：好吧，拍下我这个港方副董事长的形象，拍下这个有生以来以我个人名义摆设的宴会……瞬间，一道初冒出海面的长堤掠过脑际——联结家乡和大陆母亲的长堤，一拖列载满石头的船队正冒着急流，驶向堤边，那划在前面的一艘，船头上插着一面鲜艳的团旗，啊，那团旗下立着的不正是三十年前的他和我？……影象转换另外一道浮起海边的香港东区走廊，高速飞驰的车辆；三十年后战友重逢话今昔，关于历史的有趣新话题和立此存照的合影……忽又回到了现场，首长，同事，朋友，宴会主席位上站着的我——西装笔挺的港方副董

事长。然而我已不再羞羞涩涩耿耿于怀了，我尊重历史，我接受历史给我安排的位子，余下的我清楚：就看你这副董事长能给它写下什么了！

……那尊古铜色的雕像似乎很高很高，那个年代也似已离得很远很远，但是我分明见到他的手里还夹着一本书，一本当今的人读来也许觉得幼稚可笑，然而始终呈现着海外赤子之诚的《南侨回忆录》。我恍然明白：历史并不需要也不可能模仿，但是历史的精神却是一脉相承的。我问自己：如果你侥幸活到一九九七年，你是否也可给历史奉献上一点真诚的即使是十分可笑的礼物呢？

乡 情

我又一次回到故乡来。从那金钱营造的冷漠里回来，恍惚从黑暗走到阳光下，有点陌生，甚至有点惶惑。但很快我便认出西山岭上那棵屹立于岩顶、托一片火云于碧空的攀枝花树，鹭江里风里雨里夜夜闪光于礁石上的灯塔……

那一天濛濛雨雾里，我踩着单车爬登万石岩坡路，迎面一位穿着蓝衫闪闪、精神奕奕的老汉，忽地向我举起手，亲切地叫着“老王”。我停下车，看着我不认识的笑容满脸的老人，疑惑着，他毫不在意地自我介绍说：“我是老张。记得吗，三十几年前你在工厂团委，常到我们车间来；你还帮我写过一封家书去乡下要茶叶。老太婆早两年去世了，乡里人还照常给我寄点好茶叶来。我现在已退休，住在山那边老人院里。我们栽花植树，闲来拉拉二胡，下下象棋，高兴也种点青菜……得空到我们那儿泡茶去！”

我握了一下老工人粗大多茧的手，依然一时记不起他是哪个厂的工人，却使我对故乡又渐渐地熟悉了——攀枝花的热烈，玉兰的纯香，

落花生钉根地上的扎实……

我不期然地记起了初到香港拜会一位同乡名流的情景：一个神情多变、亦冷亦热但是长相富态的绅贵，他热情招呼我们坐下，在不让我们给坐椅留下温度的时候，他从后裤袋里掏出一个褐色皮夹，翻开显眼的红色钞票，给我们每个来客递过来一张，说着：“我很忙，以后大家恐难多见面，各自珍重，自奔前程！”他也和我们握手，却象是机械人的手安上电脑程序进行操作；一瞬间，便是一重冷冰的铁栅门和一扇笨重的大木门撞响心头，关闭了二十年前我们曾有过的同窗之谊……

傍晚，雨潇潇落着。旧团委几位老同事接踵而来。我家乡老式的屋子比着香港装空调的楼房高了一倍吧！因此它能容纳的笑声也更多一倍吧！我们五湖四海地说着，尽情地欢笑着。忽然，小曾谈起了老刘——

“记得吗，当年机关的刘部长？——”

那个犯罪坐了五年监，又在闽北山区一个劳改营里度过三十寒暑的那个刘部长回来了，住在郊区湖里附近，前不久同事们去看了他。

我记起来当年那个刘部长的形象：短促的额头下，戴一副啡色框架的深度眼镜，嘶哑着声音，向机关全体干部疾呼：警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机关吹香风，警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散布腐朽恋爱观……这一些，谁都清楚是冲着

我这出过洋、读过高中、会讲几句洋话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来的——三十几年来，我偶尔还记起这一段压抑的岁月，但我实在并不记恨，聊当它是悠悠人生旅程中一场有益的磨炼吧，人岂能让生活路上的万千坎坷无谓地积怨在一个有限的胸膛！自然我也谈不上对他有什么好感，这不仅因为这个刘部长未尝对我播种过丁点儿爱的幼芽，还因为就在他的大声疾呼之后不久的一天，我看见他被两个公安人员扣着双手，押解出机关去。事后我隐约听到：他因持枪敲诈一个资产阶级头面商人和事发后企图投敌等等罪行被判了刑。

三十几年过去，我偶尔想起当年的这些，就象我偶尔想起孩提时代在故乡海边滑沙坡时擦破了一层膝盖皮，或想起跟在《故乡》里的闰土那样的哥哥后面，胆怯地看他用土枪打草地里的山鸡……如今已不再兴奋，成为过去的个人历史脚迹。

但现在我忽然听到这个前部长回厦门来了，住在岛上湖里特区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白发、伛偻、孤单、寂寞——老婆早没有了，我也没问清楚她是早逝去了的或是在他服刑年月离他而去的；名分上却还有两个女儿，是当年服刑时便托养于善心人家的。如今相认了，怕也难有真正的父女情爱吧！

“这回是大女儿要结婚，那人家虽不开口，

但几十年的抚养可不能分文不报于人呀，男方只是个普通工人，出不起这么一笔钱，怎么办？我们知道了他的困难，凑了个数送去给他，几个人也一起去看看他——嗨，这个人也算惩罚得够了！”

我想象在一座低矮的村屋前，一个白发、佝偻、戴着深度眼镜的老头——他今年该有六十几岁了吧，从里屋走出来，眯着花眼，看着一群前来找他的不速之客，好久好久，才认出小曾、老王、老林……他会惊讶，激动，惭愧，嘶哑着声音说不成一句话，然后忽然扑簌簌地掉下眼泪来吧！不，也许他只是为了一笔意外的收入而开心大笑？

这个人的过去、现在和余下的短短将来，大概都没什么好传于世了，这是没奈何的个人悲剧。我们不兴天主的仁慈，随便宽恕罪恶，但这个人确也惩罚得够了。他，总是个人，在一个人困难尤其晚景凄凉的时候，也让他感到一点人间的温暖吧！听说他的回来，也是几个老同志做了好多工作的。难得有这么些既掌握原则又通达人情的老同志！这些高尚的善举，不正分出我们同一辈人中胸怀、感情和德行的深浅、真伪、高下么？

那一天，我去湖里特区，随便登上一座刚建好尚未装修的工业大厦，站在空旷的六层楼上凭窗四望，我看见海，看见远方的伸往大陆

的长堤，看见当年支援长堤建设的运石拖驳曾千回万回搏击过来的、那险象万千的象屿、虎屿海面……但却已全不认得这自古地形如湖、青竹绕坑的湖里村了。眼前我只能在四周庞大的建筑群里，找到一小片尚未被铲平的山石，在隆隆的搅拌机声中，透出一点微弱的好似当年满山叮叮当当打石声的余音袅袅……

我要寻找的湖里村在哪里？那座偶然幸存在哪个偏僻山角里的小村屋、住着的那位伛偻、孤独的前部长又在哪里？我的眼光无意地投落在这一幢、那一幢大厦上，却使我猜想着在哪个大厦的哪个房间，会是我和我孩子前来签署一份小小的、寄存着一点爱乡心意的合资合同里的未来公司的办公室！？

大江东去，现代化浪涛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澎湃向前，我想人们会自然地忘掉他，这一个自误了一生的部长；我想我也会的，只是我将永远忘不了老朋友们开着汽车跑那么远路来看望这里一个伛偻、孤独的老头，这似不出奇、但充满温馨的情谊，这不也正是象我从海外、从香港回来的同胞们企想了解中国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的人际关系的一根感情标尺吗？

生活是永远那么有趣，有雄浑的强音，有柔情的委婉，但人生有些刻意的经营，尽管热闹一时，却大多不能在脑海里录像下来，而留得下来的倒常是一些不引人注意但能打开心灵